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十八回 狄皇親索馬比武 龐國丈妒賢生心

卻說是日嘉祐君王，喜色衝衝，傳旨宣禦戚上殿。值殿官領旨，出午朝門外，引見官乃包龍圖。狄青聞召，即向包公叩頭道：“小人乃一介民，穿了這等服式，如何見得皇上？”包公道：“聖上不問則已，倘若問你，即說太後娘娘賜你穿的，便無礙了。”包公領了小英雄至金鑾殿，三呼拜舞已畢，聖上欽賜平身，細觀狄青氣宇軒昂，好一位英雄好漢，便道：“禦成可將你世系細細從頭奏來。”狄青聽了，將祖上世譜官職一一奏明。聖上聞奏，喜色洋洋，又遵著母後懿旨，即封贈為王。狄青一聞上言，伏倒丹墀不起，奏道：“雖蒙陛下天恩浩大，感荷無疆，但無功而受此重爵，恐於理有礙，免不得滿朝文武批論不公。”天子道：“卿既為禦戚，理宜推恩賜封，況又有太後之懿旨，誰可批論？禦弟休得過辭。”狄青道：“臣啟陛下，念小臣並無寸功於國，格外恩封，眾文武大臣縱不敢議，即小臣亦無顏立於朝廷之上，故斷然不敢遵旨受封。”當日潞花王巴不得狄青受職，豈知他偏偏不受，心中甚為不悅，便道：“表兄，這是母後娘娘懿旨，斷不可違的。”狄青道：“千歲啊，微臣蒙太後娘娘與萬歲隆恩，原不敢違逆。但無功於國，而虛受此恩，問心殊覺有愧。臣有一言，啟奏陛下。”天子道：“你且奏來！”狄青道：“伏乞萬歲降旨，令英雄武將與小臣比武。臣若強於一品者，願受一品職，勝於二品者，受二品職，過於三品者，受三品職。如此，上不負太後陛下之恩，下不乾滿朝文武之議，臣列於班寮之中，庶不致抱慚屍位，如此量材受職，方見大公至正之理。”嘉祐君王聽了，微笑道：“禦弟之言有理，朕準依，即傳旨文武諸卿，明日清晨伺候朕親臨禦教場，看眾臣比武。”各員領旨。又道：“禦弟二人自回王府，明天早往禦教場中。”潞花王、狄青稱育領旨。時已辰刻，候駕退回宮，群臣各散。

潞花王表弟兄回歸王府，進至內宮，挽手同參太後娘娘。狄太後呼道：“侄兒，不是姑母埋怨你，原不該夜深人靜，出外行凶，殺這奸臣。若非內監回來報知，又是牢籠之鳥了。”狄青道：“這並非是小侄妄生事端，只因想起孫秀奸賊，頃刻難忘，時刻想殺這奸臣。不料到了天漢橋，酒醉得糊塗了，呆呆不醒，反被二奸賊所獲。多蒙包大人稽查救脫，奏明聖上。”狄太後道：“既得包大人開脫，但不知聖上封贈你什麼官爵？”潞花王道：“聖上遵著母後懿旨封他王位，豈知表兄偏說，無功不願受此重職，反討教場比武，然後封官。故今聖上已經降旨，明日清晨親臨禦教場比武。”太後娘娘聽了，登時不悅，呼道：“侄兒，你為人真不知進退了。不費吹毛之力，即加恩封你為王，正是平步登天，如何還要恃勇逞強，教場比武，這也大欠主張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姑母大人，不是侄兒不知進退，吾自幼自命為頂天立地奇男子，必要光明正大的行為，不受別人背後議論，方覺無愧，況且情面上為官，有甚希罕！若武藝高強升用，乃是至正之理。此是侄兒一生立志如此，難以勉強屈節。”狄太後道：“侄兒，你言雖有理，但滿朝武將不少，內中豈無本領強於你的。常言道，強中還有強中的，切勿過於自負，倘比不過他人，即要當場出醜了。別人恥笑還可，若被一群奸黨笑論，連我為姑母的也沒光彩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姑母娘娘不須過慮，雖然滿朝強似我者有之，而弱於我者亦不少，侄兒自有主見，姑母切莫掛念。”

狄青雖然如此說，但太後娘娘心中不樂，喚聲：“王兒，慮只慮龐洪、孫秀與他結下冤仇，黨羽之中，豈無武藝高強的，定然被奸臣托囑，暗中算計。況且刀槍乃無情之物，萬一失手，便傷身體，如何是好？”潞花王搖頭道：“兒也想到這點，無奈表兄不聽勸言，倘有差池，豈不是遂了眾奸之願麼？”狄太後想了一回，呼道：“我兒，為娘的有個道理在此。若要保全侄兒無害，且暫借太祖的金刀盔甲，與他穿戴，還有何人敢在他身上動一動麼？”潞花王道：“母後之言，甚屬有理。”狄太後即時領了宮娥太監，來至中殿太祖龍亭位前，焚香俯伏，稟知太祖公公，要求借用盔甲，以保全嫡姪之故。告祝罷，有司管龍亭太監就將八寶金盔金甲，一齊請出。兩名內監，一人捧甲，一人捧盔，太後娘娘接過，謝恩而回。還有一柄金鑽刀，是日乃東平王值管，潞花王親身往取，請回府中，以備明朝之用不表。

且說兩奸雄是日退朝，孫秀與胡坤隨著龐洪回至相府。龐太師心中大悅，呼二位道：“不想那小畜生是個呆子，現成的一個王爵不要做，反要比武藝，我不知他甚麼想頭？”孫兵部道：“岳父啊，如今冤家愈結愈深了，總要將這小畜生收拾了才好。”龐太師說：“這也何消說得。”胡坤道：“不知老太師可有什麼擺佈之法？”龐太師道：“一些也不難，待我傳請幾位厚交武將王天化、任福、徐鑾肩艾到來，教他比武之時，將狄青決了性命，何用費力！”孫、胡二人聽了大喜，說道：“果然高見不差。”

當下龐太師即差家人，分頭相請，只說請至相府芳園，賞桂玩菊。又吩咐備列酒筵。不一刻先後而來，吃茶已畢，邀至待月亭，七人就位暢敘。少時八音齊奏，雅韻鏗鏘，酒過數巡，徐鑾問道：“老太師，不想狄青就是狄太後嫡侄。孫兄，你三位欲收拾此人，如今反把狄青弄得這個勢頭了。”高艾道：“若是狄青受此重職，朝廷上好比山林出了大蟲一般，靠著太後娘娘勢力，必然橫衝直撞，我們豈不倒了威風！”孫秀聽了點頭道：“二位想的不差。”胡坤道：“原為此事，故請諸位仁兄到此酌量。但憑小卒如此猖狂，這還了得！”殿前太尉任福笑道：“列位老年兄，這狄青乃太後娘娘的內侄，與聖上禦表相稱，看來難以作對，這個冤家只可解不可結的了。”龐太師聽了，雙目圓睜，怒道：“任兄之言，未免欠通，你難道不聞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？這狄青乃吾翁婿所深嫉，胡兄的大仇人，如何容得他過？”王天化問道：“不知老師意欲如何？”龐洪道：“老夫特因此事，請各位賢兄到來商議，明日比武之時，將這小奴才一刀一槍，決他性命。”王天化道：“老師，若要決他性命，不是難事，只恐太後娘娘加罪，聖上潔責，這便如何是好？”龐洪道：“此事不妨。從來比武爭雄，律無抵償之例。如若太後有甚話說，自有老夫與你分辯，萬歲詰責，有老夫可以力保，包得無事。”王天化道：“如若老太師保得無事，即在吾王天化身上，立取狄青腦袋便了。”龐洪道：“這是老夫包保得，定無妨的。”孫秀、胡坤齊呼：“王將軍，你既以英雄自稱，一言已出，駟馬難追，不可更改，才算你英雄膽力。”王天化道：“孫、胡二兄，說那裏話來，俺明日若不取狄青首級，願將自己首級獻上。”孫、胡二人大悅，道：“休得言重。”計議已定，復又暢敘，交酬勸酢，時交三鼓，四人方才告別歸衙，孫、胡也各回府不表。

再說次日，皇上親臨教場看比武，非同尋常。禦教場中打掃乾淨，彩山殿上，鋪排整齊。龍亭座位，鋪著虎皮氈褥，殿旁圍繞玉石欄桿，說不盡奇燈異彩，蘭菊芬芳，金爐濃霧。東西兩旁，又設立位次，好待公候將相，按序排班。

五更初漏，文臣武職，紛紛入朝見駕，眾王侯大臣俯伏金階，三呼萬歲畢，奏請皇上往禦教場看比武，未知何時起駕，候旨定奪。聖上旨下，於辰刻起駕，令一品文武大臣隨駕，二品三品俱往教場伺候。當時一交辰刻，皇上用早膳畢，排齊金鑾起駕，侍衛數百名，太監數十對，一路笙歌嘹亮，香煙滿街，到了教場外，早有二三品文武官數十員，俯伏兩旁，恭迎聖駕。天子下了八寶沉香彩輦，太監們、侍衛等隨到彩山寶殿，升登龍位，文武臣再行參見已畢，分班站立。潞花王奏道：“狄青已帶來教場中候旨。”天子降旨，召狄青進見。狄青聞召，即頂盔貫甲，俯伏階下。天子一見狄青用趙太祖盔甲，頓覺慌忙，立起來迎接。

原來趙太祖駕崩之後，遺下一頂八寶金盔，一副八寶黃金甲，一柄九環金鑽定唐刀。遺旨將此盔鎧藏在南清宮，另用八寶龍亭，敬謹供奉。四名內監逐日司管。這柄金鑽刀，發與五位王爺府上，輪流值管。若請得此刀，可先斬後奏，請得盔甲出，滿朝王親禦戚、王公、大臣也要俯伏恭迎。即當天子見了此盔甲，亦如見了趙太祖一般。今狄太後欲使侄兒不受他人之害，特請了金刀盔甲與狄青用，故天子開言，忙問潞花王道：“禦弟，這副盔甲是那個主意與他用的？”潞花王奏道：“是母後借與他用的。”嘉祐王道：“如若表弟能用此盔甲，即宋室江山，也可讓與他了。禦弟即速回宮，請問母後，如何臣下可用王家之物，尊卑無序，君臣難以辨別了。”當下龐洪等暗喜，潞花王聽了，一想主上之言，原是不錯，即時辭駕回宮，稟明母後。狄太後聞言想道：“這原是我失於檢點，免不得滿朝文武私論，但今已借與侄兒，決不能再收還的。你只得對聖上言明，只不計較是先王之物，只作狄青自用之物便了，我但有一言，倘狄青有甚差池，總要當今留心。”潞花王應諾拜辭，上馬加鞭，回至彩山殿上，將母後的話一一奏明。嘉祐皇上一聞此言，不覺微微含笑，道：“母後真自多心，原來借此盔鎧金刀與狄青用，無非是恐防別人欺侮。但他是一王親禦戚，眾

臣自然看朕情面，誰敢欺他。”

當下狄青三呼萬歲，天子降旨平身，又傳旨意道：“三品武員先與狄青較武。”三品武員稱言領旨，天子又言：“禦表弟須要小心。”狄青領旨，下了彩山殿，手執百斤九環大刀，豪氣昂昂。有龐家翁婿，胡坤、馮拯與丁調、陳彭年、陳堯叟等一班奸黨，巴不得將狄青一刀兩段。只有包拯、呼延顯、韓琦、富弼、文彥博、趙清獻等一班忠臣都望狄青取勝，以掃奸臣之興。只見三品武員中，閃出一位總兵官，姓徐名鑾，年未滿三十，生來一張紫膛臉，海下短短微髭，身高七尺，頂盔貫甲，來至彩山殿俯伏見駕。不知比武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